

華嚴疏鈔懸談卷第十七 Door3_001-014 48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

人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十七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第三，義理分齊。已知此經總屬圓教，未知圓義分齊云何？

這分齊，也有讀分齊(4一)，義理分齊。這第三呢，叫「義理分齊」：就分開呀，這個分別清楚了它。「已知此經」：已經知道啊，這個華嚴經，「總屬圓教」：這呀，屬於圓教啊，這個所攝，「未知圓義分齊云何」：可是啊，不知道這個圓教的這個義理呀，分齊，是怎樣的這個道理？義理分齊是怎樣樣子？

然此教海宏深，包含無外，色空交映，德用重重，語其廣收，全收五教；乃至人天，總無不包，方顯深廣。

怎麼叫一個圓教呢？這個圓教，就是圓滿，圓融無礙，怎麼樣說怎麼樣有道理。就好像那個大海一樣，所以呀，「然此教海宏深包含」：宏，就是

大；深，就是啊，最深了；包含，包含就是言其呀，所有其它的這個微細微細的道理，乃至於啊，這個最顯著的道理，最微細的道理，都在這個裏邊包含著。啊，所以叫「包含無外」：沒有在這個教海之外的，所有的道理都在這個教海裏邊包含著。

「色空交映」：色，就是有色相；空，就是無相。不論是「有」、是「空」，都在這個道理裏頭包含著；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這個色空交映，互相啊，這麼照映。「德用重重」：這種的德用，萬德圓融；用，這種用啊，啊，是無窮無盡；所以呀，德用重重。

「語其廣收」：若說，往廣了說，廣收；「全收五教啊」：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，前邊這四教，都在這個圓教裏頭包括著。「乃至人天，總無不包」：不單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在這個圓教裏包著，就是人天乘、惡鬼乘、地獄乘，都沒有不包的，都在這個圓教裏包著；「方顯深廣」：那麼因為啊，它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，所以呀，才說它是深，又說它是廣。

其猶百川，不攝大海，大海必攝百川；雖攝百川，同一鹹味；故隨一滴，迴異百川。

他現在啊，舉出個比喻來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這個大海和百川。這個百川呢，就是其它的水類，或者江啊、河啊、湖啊，總而言之不是海，這個有水，或者山溪呀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都叫百川。

「其猶百川」：啊，現在啊，舉出一個譬喻來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這個百川，「不攝大海」：它沒有法子啊，把這個大海水呀，攝到這個百川裏頭來。這個百川呢，就是其它的教，其它的小、始、終、頓呢，或者其它這個無論什麼宗教，都包括到這個百川裏頭。不攝大海，它沒有法子啊，把大海的這個水拿到它百川裏來，作它的水，沒有法子。

「大海必攝百川呢」：這個大海呢，可一定能啊，收容這個百川的水；無論什麼地方的水，都可以流到大海裏，流往大海裏流，流多少，也不見這個大海呀，這個水多了多少。那麼四通八達的，所有的地方水都往大海裏流，噢，你也看不見這個海水呀，又多了多少。所以這叫啊，大海必攝百川。

「雖攝百川」：雖然呢，這個百川的水呀，都到大海裏頭來，「同一鹹味」：它都變成一個鹹味了；不是啊，這個百川的水，到到海裏，海水就變成淡了，不是的；這海多少水，到這個大海裏頭，都同一鹹味，都變成鹹的味

道了，沒有旁的味道了。

這就是啊，說這個其它的教啊，歸納到圓教裏頭來，都是圓教的這個義了，這個道理呀，都是屬於圓教了，就不屬於其它的教這個教理了。

「故隨一滴呀」：所以呀，啊，就隨便你呀，在這海裏拿出一滴這個海水，

「迴異百川」：你嚐一嚐，你呀，細玩其味，你喝一點看看這海水呀，它是什麼味道？和這個百川的味道同不同？迴異百川呢，就和百川的那個水的味道啊，完全不同了，迥然不同了。

Door3_002-015

前之四教，不攝於圓，圓必攝四；雖攝於四，圓以貫之。故十善五戒，亦圓教攝，尚非三四，況初二耶？斯則有所通，無其所局。

「前之四教」：在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小教、和始教、終教、頓教，「不攝於圓」：它們不能攝受這個圓教的道理。啊，為什麼呢？它們就都好像那個百川似的，沒有那麼大的地方，所以呀，不能裝那麼多的水，自己的水，也要流出去。那麼前邊這四教，它所包容的這個道理，也是啊，有限量的，

不是啊，普遍的，不是啊，圓滿的，所以呀，它不能攝於圓；「圓必攝四」：
可是這個圓教呢，一定能攝受啊，前邊這四教的道理。

「雖攝於四」：雖然呢，它攝前邊四教這個道理，「圓以貫之」：用這個
圓教啊，來貫通它，貫通啊，其餘的。「故十善五戒」：十善，什麼叫十
善呢？五戒，人都知道了；這十善，我們這研究研究，看看呢，誰知道？
所以我現在不講這個十善。五戒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「亦圓教攝」：
這就是屬於圓教。

「尚非三四，況初二耶」：什麼叫尚非三四呢？「況初二耶」：初一初二，
初一，就是first day；初二，second day；那麼現在是初二，大約是second
day，哈哈！「斯則有所通」：這個呢，就有所通，貫通，「無其所
局」：沒有啊，所限制，沒有局限。局限呢，就是有一個範圍，有一個限
度。那麼沒有講清楚的，等會大家來講。

這個十善，不是講的十惡，你們現在都講的十惡了，沒有變成十善，就是
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；你若是殺盜淫，這就是啊，惡了。加上一個「不」
字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；你若一貪、瞋、癡，沒有這個「不」字，那就十
惡；有一個「不」字，啊，就是十善。這個口有四惡，身有三惡，意有三

惡。

口有四惡，口這四惡就是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；你若說是啊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這又是啊，惡了；說，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妄語，這啊，叫十善。那麼由這個十惡，你加上一個「不」字，就變成十善；所以呀，我們修行啊，啊，也是這樣子，只要你修行，你不要不修行，那就可以了。

故此圓教，語廣名無量乘，語深唯顯一乘。一乘有二：一、同教一乘，同頓同實故；二、別教一乘，唯圓融具德故；以別該同，皆圓教攝。

在前邊說是圓教，能攝一切教，攝前邊的四教；而前邊的四教，不能攝於圓教；猶如大海呀，能攝百川；百川，不能攝大海是一樣的。因為這個所以「此圓教」：這個圓教啊，「語廣名無量乘」：若是往廣多了說，這個圓教啊，又有無量無量的這麼多的乘啊，都是在圓教裏包著；它啊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，所以呀，叫圓教。「語深唯顯一乘」：若是往深了講，它呀，就是特別顯這個一乘的這個妙理。

那麼這一乘的妙理，一乘又有兩種的一乘。那麼兩種的一乘，第一呢，就

是「同教一乘」：和呀，這個其它的教不同；那麼不同，怎麼叫同教一乘呢？這個同教啊，是同這個頓，同實，和這個小、始、終啊，都不同的，所以這個就是頓教，講的實相的妙理，所以呀，「同頓同實故」。

第二種的一乘是什麼呢？是「別教一乘」：是特別的了，特別的一乘。「唯圓融具德故」：這個怎麼叫別呢？怎麼叫特別呢？就是啊，它啊，最圓融了，又啊，具足一切的萬德，因為這個所以叫啊，別教的一乘。「以別該同」：這個用這個別教，來包括這個同教，所以呀，「皆圓教攝」：那麼都是屬於圓教的，這個別啊，教一乘就是圓教，所以說皆屬圓教攝。

今顯別教一乘，略顯四門：一、明所依體事，二、攝歸真實，三、彰其無礙，四、周徧含容。各有十門，以顯無盡。

「今顯別教一乘」：現在呀，顯，就是啊，把它表現出來，說明白了它，明顯的說出來啊，這個別教的一乘。那麼要是詳細講啊，這個道理是很多的；那麼現在簡簡單單的把它說明白了，所以「略顯四門」：略略的把它顯出來有四個門，分出四個門。

第一個門，就是「明所依體事」：所依的這個體，這個體事，講的事，不

是講的理。

第二呢，「攝歸真實」：第二啊，這個門就是啊，攝歸真實，那麼這每一門後邊都會詳細講的。

三、「彰其無礙」：第三門呢，就彰其無礙，沒有障礙。

第四呢，就是「周徧含容」：既周徧又含容，包羅萬有。

這個所依體事啊，這就是一個事法界。攝歸真實呢，這就啊，講的理法界。

彰其無礙呀，這是事理無礙法界。周徧含容，這是啊，事事無礙的法界。

這講四法界。

「各有十門」：那麼每一個法界呀，每一門，又分出十門，所以叫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。「以顯無盡」：為什麼又分出十門呢？就是啊，要表法，表示啊，這個法是重重無盡，沒有窮盡的這個法門，無量無量。也是無量又攝歸一，一又啊，散為無量；所以呀，妙也就在這啊，啊，一可以為無量，無量又可以為一。這是啊，**華嚴這個四法界**，事無礙法界、理無礙法界、事理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。那麼將來講到經文上啊，就會講的更

清楚一點。

Door3_003-016

初中十者：一、教義；二、理事；三、境智；四、行位；五、因果；六、依正；，七、體用；八、人法；九、逆順；十、應感。

「初中十者」：在第一個，所依體事這一門，分出這十門。這十門都是什麼呢？第一門，就是「教義」：教，就是啊，佛所說的這一代時教；義，就是它的這個義理。那麼這個教啊，是能詮；義呢，就是所詮。這個教，是能詮的，這個事；義呢，就是所詮的這個理。詮，就是詮顯。

「二、理事」：理，就是這個道理；事，就是事相；理，就是法；事，就是相；這講法相。

「三、境智」：這個境呢，就是所對的境，所對的境界；你所對的境界，你若有智慧，就會啊，認識這個境界，不會被這個境界所轉動；你若沒有智慧，就被這個境界所轉呢，智慧就沒有了；所以這個境智，有這個境界來了，你要有智慧，認識這個境界；無論什麼境界來了，你都認識。

所以呀，我常對你們講，「見事省事出世界」，見到什麼事，你就明白什麼事，省悟什麼事，就了悟什麼事，這就是出世界。「見事迷時墮沉淪」，你見到什麼事你不能明白了，這就是被這個境界所轉了，迷了；墮沉淪，就墮落，墮落沉淪呢，或者到苦海呀、地獄啊、餓鬼呀、畜生啊，這都叫沉淪；所以呀，那麼這個智慧是最要緊。所以呀，對境要有智，沒有智慧呀，就很危險的。

「四、行位」：那麼修行啊，要一步一步的去修行，雖然說圓教，修行啊，也是要啊，一點一點去修行才能圓呢！你若不修行，就有所缺陷了，就不圓了。所以行位呀，就是要你呀，去修行，才能證到這果位。

第五啊，就是「因果」：在修行的時候，都是「因」，等到啊，你得到啊，圓滿了，這個果，得到「果」了。釋迦牟尼佛，三祇修福慧，百劫種相好，這都是因；等到今生成佛了，這是果了。那麼這是五，這都是大大概概啊，講一講，後邊還有詳細的講法。

「六、依正」：依呢，就是國土，這叫依報；正，就是人，或者佛，這叫正報；依正二報。依報，就是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這個身體所依靠的，

所住的，叫依報；正，就是這個身體，身體呀，要依靠這個依報來生存，叫正報。

這個「七、是體用」：體，就是本體；用，就是啊，力用。你有體，有用，才是一個圓滿的教。

「八、人法」：人，也可以說是佛；這法，人空、法空修道。

「九、逆順」：逆，就是啊，不順；順，就是不逆。逆，就是啊，你所不歡喜的；順，就是你所歡喜。所以你若不歡喜的，就是逆；你若歡喜的，就是順。但是又看你幹什麼的，譬如你要學佛法，你所歡喜的，明白多一點道理；你所不歡喜的，啊，迷多一點，迷昧多一點，昏沉多一點。

那麼世間人所歡喜的，發財啊、做官呢，啊，買一個很漂亮的車呀，啊，或者飛機呀，或者一個船呢；啊，你看這個就執著這個船了，他執著這個船，就總要造個船，造個船，那麼這都是啊，順，歡喜的。那麼若是，啊，不順，就是他不歡喜的，叫不順。若講多啊，這個很多很多的，那麼不要講那麼多了；講那麼多啊，也把人都講糊塗。

「十、應感」：應，感，「有感斯通，無求不應」，這啊，感應，就是啊，自己想求一種什麼事情，啊，沒有發表呢，啊，這個事情就成功了，啊，這是感應了，這是感應，感應道交；你想要做什麼，啊，這個事情就成就了，這是感應道交。「如響應聲」，好像這個打一下這個鐘，這個鐘就有聲出，這是應，如響應聲。

這個應呢，是屬於相的；感呢，就屬於性；這要是往詳細講，真是很多意思，講不完的。那麼總而言之，你餓了，就有飯來了，這是感應；啊，我餓了，噢，飯來了，吃飯；冷了，有衣服穿，這也是感應，這都是感應；沒有地方住，有房子住了，也是感應。感應啊，也是重重無盡，所以呀，這第十門就是感應，後邊呢，會詳細說的，我現在按照這個字義，先解釋一個大概。

Door3_004-017

教即能詮，即前五教，乃至光香等；義即所詮，即五教等一切義理。理即生空所顯，二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；事即色心身方等事，餘可思準。

「教」：這個教啊，就是佛教，也就是前邊所講那個五教。這個教啊，它

是叫能詮的，能顯的，由這個教，才顯出啊，這個義；「即前五教」：就是前邊呢，所講的這個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教。「乃至光香等」：這有的佛呀，以這個「光」為教體，就是放光而不講；有的佛呢，說法以「香」為教體。所以呀，用這個光，和這個香，來大做佛事；等，等啊，就是很多。

「義即所詮」：這個義呢，這個教義，第一是教義，就是所詮，所詮的這個理。「即五教等一切義理」：就是啊，所說的這個五教，還有其它的這個教等等，一切義理，一切的這個教理，義理。「理即生空所顯」：這個理呀，就是所顯的這個理。生空，就是眾生啊，空，也就是人空，所顯的這個道理。二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：和這個二空，人空，法空，所顯的這個道理；和啊，這個無性，真如，就是啊，沒有佛性的這個眾生，這個真如啊，也是不變；罵麼等理，就是啊，這個等等的道理。

「事即呀，色心身方等事」：這個事，那麼第二文呢，是講的理事，前邊講的這個理，現在這個事。事啊，即色，色呀，就是有形色；心，就是心法；身，這個身呢，也不是一種的身，有很多種的。啊，六道眾生這個身體就不同，餓鬼有餓鬼的這種身體；地獄有地獄的受這種果報的眾生這種身體；畜生道呢，就有畜生的這種身體，種種不同；啊，修羅的身體也種

種不同；人，天這是六道。還有四聖，是啊，聲聞，緣覺，菩薩，佛這四聖啊，的身體也都不同。方，就是方向；等事，這一切啊，等等的這個事。

「餘可思準」：那麼現在講這兩門，這兩門呢，意思是這個樣子，那麼其餘的八門呢，也可以照著這個意思去講去，照這意思啊，去解釋。思準呢，你想想，你思想一下，就是啊，和這個可以觸類旁通，可以類推了，那麼由這兩門呢，就知道其餘的八門呢，這個意思，這叫餘可思準。

第二、攝歸真實者，即真空絕相。經云：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；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。亦有十義，如法界觀。

第二、攝歸真實者，即真空絕相：第二門是「攝歸真實門」：怎麼叫攝歸真實門呢？這攝歸真實門，就是啊，真空絕相。就是啊，這個杜順和尚啊，立這個法界觀，有三種觀：第一呢，真空絕相觀；第二呢，就是啊，理事無礙觀；第三呢，是周徧含容觀。那麼怎麼叫真空絕相觀？這就真實，真實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。真空絕相，沒有一個什麼形相；這是什麼呢？就是說這個法性的本體。

所以才下邊那個經，經上說，有這麼幾句偈頌說，「法性本空寂」：這個

法性啊，它是不動的，本來是空，也是寂靜的，啊，沒有什麼形相。「無取亦無見」：你也沒有法子可以取來它，取來這個法性；你也沒有法子可以看得見這個法性。雖然不能取，不能見，但是啊，這個法性還是實有的。因為什麼它實有？它是真空絕相。

這才是啊，「離言說相，離文字相，離心緣相」，你心裏若想攀緣呢，也沒有，所以說無取亦無見，亦無見，看不見。啊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嗅之無味；你看一看，看不見；聽一聽，也聽不見；你聞一聞它有什麼味道，也沒有；這就叫真空絕相。

啊，「性空即是佛呀」：你若能性空，達到那個空寂的本性，就是佛了！

「不可得思量」：這就是啊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「亦有十義」：也有啊，十種的義理。「如法界觀」：好像啊，法界觀上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。這法界觀呢，是華嚴宗的初祖杜順和尚他所造。

Door3_005-018

第三彰其無礙，然上十對，皆悉無礙；今且約事理以顯無礙，亦有十門。

這個別教這個四門裏頭，第三呢，是「彰其無礙」：彰，就是彰明，彰明覺住，就是啊，很明顯的說出來呀，這無礙的這種道理。「然上十對」：前邊呢，所講的這十對，「皆悉無礙」：那麼每一對呀，都是互相無礙的。「今且約事理」：那麼現在呀，暫且約略著這個事理，「以顯無礙」：那麼顯明出來啊，這無礙的境界，這無礙的道理，「亦有十門」：這其中呢，也有十種的分別的門。

一、理徧於事門，謂無分限之理，全徧有分限事中；故一一纖塵，理皆圓足。

在這個十門裏頭，第一門，講這個「理徧於事門」：理，就是所講的這個道理；事，就是事相。雖然道理，但是它也徧於事相；不是啊，理事分開了，這個理事，是互相徧的；理也徧於事，事也徧於理，這圓融無礙的。

這所說的「無分限之理」：這個理呀，只是一個理，本來呀，沒有什麼可表現的，可分別的；有所分別，有限度的，這多數啊，是屬於事。那麼這個沒有分別的理，可是啊，「全徧有分限事」：在這個事上，就這個事上，就具足這個理體，不是離開事啊，才能有這個理體，所以呀，這個理全徧於事。

「故一一纖塵呢」：纖塵呢，這個纖，就是纖細，微塵。「理皆圓足」：每一個微塵裏邊，都具足啊，這圓融無礙的道理，所以呀，理皆圓足。圓足，也就是啊，具足圓滿了。

那麼說什麼道理呢？它能具足圓滿呢，在一粒微塵也具足啊，這個理的理體呢？前邊呢，我講那個「大海必攝百川，百川就不攝大海」，大海裏的水呀，都是鹹味，百川裏那個水呀，可沒有是鹹味。那麼所以呀，按著理，這一切微塵呢，都在這個「理」裏頭，所以呀，就每一粒微塵，也好像那個一滴水似的，都有鹹味，都有這個圓融無礙這個理。

那麼你沒有證得這種理的時候，你當然就不懂了；好像你自性沒有清淨，你的智慧也就不會現前了；你自性若清淨了，智慧，本有的智慧就現前了。在沒有，你這個自性沒有清淨的時候，你這個本有的智慧沒有現前，你說，啊！怎麼我沒有這個智慧呢？我怎麼不明白呢？因為你自性沒有清淨。等到你清淨的時候，你不要想明白，它也明白了；你沒有清淨的時候，你想明白也不明白，這個也是這樣的道理。

二事徧於理門，謂有分之事，全同無分之理；故一小塵即徧法界。

這個理雖然呢，徧於事，可是啊，事也徧於理；所以第二的無礙門呢，就是事和理也沒有分了，也無障礙。這個主要講這個道理，就是講的無礙。本來「事」和「理」呀，不能無礙，但是你若明白這個「理」了，懂這個「事」了，它也就無礙。所以說，「事徧於理門」：事，在這個理上來講也徧。

怎麼說呢？這說「有分之事」：有分別這個事項，「同這無分之理」：也是一樣的。「故一小塵即徧法界」：所以呀，怎麼說呢？就是這個一粒微塵，一個小的塵，也是周徧法界，所以說，那個法界也不大，一粒微塵也不小；一粒微塵就是法界，法界也就是一粒微塵。那麼這一粒微塵，具足啊，法界的理；法界的理，也沒有離開這一粒微塵，這是啊，互相周徧。

所以在佛教講堂，這個中美佛教總會，和這金山寺的人，有人要跑，我最歡喜，我最歡喜跑，最歡喜人跑，最歡喜自己跑；可是跑來跑去，也跑不出這個法界，啊，跑不出去這個粒微塵，啊，因為啊，這太妙了！這一粒微塵就是法界，整個的法界也沒有離開一粒微塵；你跑來跑去，也沒有跑

出一粒微塵去。

尤其這個人呢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你怕什麼就有什麼，你怕魔就有魔，你怕鬼就有鬼，你怕人就有人，你怕修羅就來個修羅，你怕什麼就有什麼。你怕小孩子，這小孩子他就哭來，就來了就哭；所以有的時候，就有脾氣。

那麼若是照這兩門來講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。你發脾氣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不是說發脾氣就是發脾氣；你有發脾氣那個心呢，你要啊，把它改過來發菩提心。不要怕人罵，不要怕人打；有人罵你，他試一試你有沒有忍辱的功夫；有人打你，啊，這也是啊，試驗你，那個真光講話，這是試驗你。給你吃東西，看你吃不吃？這試驗你。你說持銀錢戒，給你一點錢用，看你用不用？試驗你。

那麼所以呀，在幾年以前我就寫那麼一個偈頌給你們，說，「一切是考驗，看你怎麼辦？當面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煉」，這都是啊，叫你們醒悟。所以呀，等一等我要問一問，問一問呢，今天有一個人對我講說他發狂了！問問他怎麼發的狂？啊，為什麼要發狂？善者可以為法，不善者可以為戒，你不要管旁人；這個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誰呀，修，就是誰的。你能覺悟，怕，這是好的；你不要怕，你怕，怕什麼呢？是不是要怕自己下地獄？

哎，那就最好了嘛！你怕下地獄，你就不要種這個下地獄的因，就得不到那個果了。

「他不好，他不對，他的冤孽是他的罪」，懂不懂這幾句話？不要給旁人洗衣服，洗洗自己的衣服；給旁人洗衣服啊，你自己的衣服不洗，那你也一樣的邇邇。尤其洗衣服啊，不如洗心，洗自己的心，你不要怕，你發願呢，是凡見著你的人，他若墮地獄呀，你說，你除非修不成佛，一修成佛，一定要把這些個人都度出來，要發這個願！因為你成了佛了，你就什麼也不怕了，你可以來度眾生了嘛！

不要境界那麼小，你要像那個法界似的；那個法界裏邊呢，好的，壞的，什麼都有的，那個法界裏邊殺父親的、殺母親的、殺阿羅漢的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的，什麼樣人都有的。你不能啊，說是，哦，他們這樣子，我和他們離開，離不開的，因為都在這個法界，沒有法子離開。

你們大家自己都要想一想，誰是個壞東西，不要自己不認識自己，這看他那還怕，他怕！啊，哎，害怕就要罵罵他；若不害怕，他那若入定了，我就不管他了，唉！怕罵，你們誰要是啊，怕罵，就入定，能以入定啊，那我想罵也找不著你；不單我找不著你，連閻羅王那個無常鬼，他都找不著

你了。所以呀，你想要那個無常鬼找不著你，你就要啊，「自己生死自己了，自己吃飯自己飽」，不要管旁人！

你要遠離顛倒夢想，不要說這麼醒著，就是做夢的時候都不要有顛倒，不要顛倒。你想要遠離顛倒夢想，怎麼辦呢？要無罣礙！你若有罣礙，就不能離顛倒夢想。自己的小孩子也不要掛，自己的最親的人也不要掛，自己爸爸，媽媽都不要掛；啊，什麼也不管，做一個無心道人！無心道人，那才是妙！你若有心呢，就有妄想；有妄想，生死就不能了，你就不能啊，遠離顛倒夢想了。

好像那個，我們來那位教授，說是啊，我想請問一件事情，說是啊，在病中作得主，在夢中你作得主了；在病中你能作得主，但是你在夢中作得主嗎？他來問我來；你說我怎麼樣子答覆他，我說誰問我？他答不出來是誰問我了？

我說如果有人敢問我，我一拳一刀就把他打死，殺了他，不敢再問了！

Door3_007-020 49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
由上二義，互該徹故，皆同一性。故出現品云：如來成正覺時，於其身中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，皆同一性，所謂無性。

「由上二義」：由上邊呢，這個事理無礙的這兩種的境界，「互該徹故」：事，也徧於理；理，又徧於事；雖一微塵，也啊，包括法界的這種理，這個塵相具足，這種的事理圓融的道理，互該徹故；「皆同一性」：那麼都是同一佛性，更沒有其它的種性。

所以在這個出現品這樣說，在這華嚴經出現品這樣說，「如來成正覺時啊」：說啊，釋迦牟尼佛初成正覺的時候，「於其身中」：他就啊，自見自己呀，這個佛身得裏邊，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」：普遍的見到所有的眾生都成正覺。

怎麼佛成正覺，能見到一切眾生都成正覺？因為佛呀，和一切眾生是同體的，沒有彼此之分。所謂：「心、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」。那麼又說這個眾生，怎麼在佛的身裏邊？因為眾生和佛都是皆同一性。因為一性，雖然有眾生，但是啊，可是都在佛的這個自性裏邊；那麼所以呀，佛啊，於其身中，在這個佛的法身裏邊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。

佛的法身，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，眾生就是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也就是眾生，這個佛和眾生沒有分開；雖然沒有分開，可是啊，那麼眾生還是眾生，佛還是佛。為什麼？佛是啊，已成佛的眾生；眾生呢，是沒有成佛的這個佛。所以呀，在佛成佛了，就看見呢，自身中，一切的眾生都成佛了。

「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涅槃」：不單成佛了，有入涅槃了，「皆同一性」：都是同一佛性。「所謂無性」：無性，也就是佛性；沒有啊，這個不是佛性。所以佛性啊，是周徧法界的，無在無不在。

Door3_008-021

理徧事故，一成一切成；事徧同理故，說都無所成。經云：譬如虛空，無成無壞。一性無性，即是佛性。故涅槃云：佛性名第一義空，第一義空名為智慧。又出現云：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，無不有者，即一乘義也。

「理徧事故」：因為這個理呀，徧於事的緣故，「一成一切成」：那麼就一個眾生成佛了，一切眾生都成佛了。「事徧同理故」：這個事啊，也徧於理，和理是一樣的。那麼在理上說，就是「都無所成」：也沒有一個眾生會成佛，也沒有一個眾生會不成佛；啊，沒有一個成、不成，都無，所

以說都無所成。

好像什麼呢？經上說過，「譬如虛空」：啊，就比方啊，好像虛空似的，「無成無壞」：既然是虛空，所以虛空也就沒有一個成的虛空，也沒有一個壞的虛空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它無相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有相都是虛妄的；「若見諸相非相」，你若能看見這個諸相，和虛空一樣，「即見如來」，你就啊，見到佛了，啊，你就沒有所執著了。所以佛說：他由成佛以後，一個字也沒有說，眾生也沒有聽，沒有說過法，沒有眾生聽過法；這就把這個一切眾生的執著破除了。

你們各位若在這聽經，也能啊，不知道聽經了在這，身也空了，心也空了；但是可不是睡著覺那個，那種啊，昏沉；那個睡著覺也是空了，那是昏沉空。你能在那明明了了，還啊，不知道這個身體在什麼地方，為什麼呢？這個身體和虛空合成一個了。這時候，這是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；才能啊，無罣礙，遠離顛倒夢想了。

你不要以為你有個你在這聽經，啊，我來聽經，啊，我來學佛法，要有一個「你」的存在啊，那就沒有像虛空似的；沒有像虛空，你就不會有真正的智慧。那虛空，你看有人打虛空一拳，虛空也不知道？罵虛空，虛空也不知道？

虛老說：「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瀝瀝；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歇」。虛空怎麼會粉碎呢？虛空若會粉碎，那還有個虛空？那又不是虛空了嘛！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連虛空也沒有了，虛空也沒有了，連那個虛空那個思想都沒有了！

你虛空那種思想都沒有了，你說還有個什麼狂心呢？所以狂心當下歇，休息了，這就是把一切的執著都打破了！所以才說啊，這個成佛，和不成佛，就和虛空一樣，無成無壞。所以這個佛成佛也像虛空似的，眾生沒有成佛也像虛空似的。

「一性無性，即是佛性」：這個一性啊，沒有性，就是佛性。佛性，就是空，像虛空似的；但是你不要執著虛空，你若一執著虛空，啊！那虛空也變成不空了。

「故涅槃云呢」：所以在涅槃經上它說，「佛性名第一義空」：這個佛性啊，還有一個名字，另外有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就叫第一義空。第一義空，怎麼佛性又叫第一義空呢？第一義空又是個什麼？這就追問起來了，就好像念佛是誰似的？念佛是誰？這第一義空。

第一義空又是個什麼呢？啊，「名為智慧」：這就是那個空中啊，生出那個虛空，第一義空啊，生出那個真正的智慧，那個真智；真智啊，在虛空裏生出來。你若沒有空呢，那個智慧就不現前了。好像我們這個房子，這房子裏邊是空的，人才可以在裏邊住；這個房子裏邊若是啊，實在的，像那個石頭那麼硬，房子裏邊不是虛空，人就不能住了。人就是智慧，就是譬喻這個智慧，這房子裏邊，能有人住啊，啊，因為它有虛空。那麼虛空裏能有智慧，也就房子，好像房子裏邊住人一樣。

「又出現云」：又在這個出現品又說，「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」：你看，出現品有這麼說，說，沒有一個眾生啊，不具足啊，圓滿呢，如來的智慧德相的；這個智慧，沒有一個眾生沒有的。為什麼呢？就是啊，因為眾生和佛是一個的；佛能成佛，我們眾生就能成佛。

這個所以佛教啊，比其它宗教高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你看，其它的宗教，說是啊，天主啊，是最大了，天主是老大哥，我們都是小弟弟。這個這個樣子說法，這樣子說法這是，啊，覺得還不行，還不行，要怎麼說呢？啊，天主啊，是最第一的，你們一切眾生不能做天主的，只有天主才可以作的天主！

這樣子，這是啊，最專制的一個道理，最獨裁的一個道理。現在這個世界講民主，人人都可以當作總統，怎麼人人不可以做天主？以前的世界，都作皇帝，只有皇帝的兒子太子，才可以呀，再作皇帝；你老百姓的兒子啊，就沒有資格來作皇帝，這就是天主教的道理。

那麼佛教呢，就是平等的，佛可以成佛嗎，我們也可以成佛；所以我們可以修行，可以學佛法。那麼天主教呢，我並不是啊，譏諷天主教，我本來也信天主的；為什麼呢？他是在天上做主嘛！但是他只可以在天上做主，啊，再常寂光啊，他就做不了主了，常寂光淨土那地方他做不了主了。

所以呀，我願意啊，再信這個常寂光淨土這位佛！那麼佛呀，是包括天主的，天主沒有包括佛。佛是全體大用的，周徧法界的。天主他只是在天上的，到地下，他都主不了了。怎麼說呢，到人間他主不了了？人間他怎麼主不了了？這個都不明白？你信他，啊，這有了天主；你若不信他，什麼叫天主啊？沒有啊！因為沒有人信，不信天主的，他就主不了了，他就沒有了。

那佛呢，不是。你信佛，啊，你也會成佛；你不信佛，你也會成佛；信不信都會成佛將來；因為佛和眾生是一個的，平等平等的。不是佛就是最高

了，眾生就是最低了；不是的；佛和眾生啊，沒有高下。

所謂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這平等平等的法門，一點也不專制，一點也不獨裁。你修行你就成佛，我修行我就成佛，誰修誰成佛；你只要修。啊，我今天給你們出這個對聯，那也就是修。你修行啊，就像什麼呢？就像游水似的，游泳，像那游泳的；游泳啊，哈，你要是力氣大，在那個逆水可以游過去，把這個大海呀、大江游過去；你要不用力了，或者淹死都不一定，就退了。我們現在，在這都是游泳呢，每一個人都要用點力氣，不要只知道往後退，不往前進。

這個沒有一個眾生不具如來的智慧，「無不有者」：沒有不有，也就是沒有不具的，「即一乘義也」：就是啊，這個一乘的這個道理，一乘的這個意思。

有個人呢，聽我講虛空這麼妙，他就願意做虛空。他就說了，說，噢，我有一次打坐，有幾次聽經，就是什麼也沒有了，像虛空一樣的，真是這樣子！我又看見了什麼了，那你還沒空呢！你要空了，你怎麼會知道你像虛空？你要空了，你又怎麼會見著虛空？你要空了，你怎麼又會感覺你，覺得你像虛空了？哎，你自己研究一下，看看你空了沒空？你若空了，怎麼

會還有個「你」？怎麼會又有個「我覺得」？那個「我覺得」，是空了嗎？

Door3_009-022

三依理成事門，謂事無別體，要因理成，如攬水成波故。

第三門呢，這「依理成事門」：因為這事啊，沒有本體，必須要依「理」能成事。這也就是啊，理事無礙門，理和這個事啊，互相無礙。啊，這所說的是什麼呢？就說啊，這個「事無別體」：這個事的體，就是個理；離開這個理呀，這個事是沒有其它的體的；「要因理成」：要沒有理，這個事也不成事。所以呀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互相無礙。

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「如攬水成波故」：這個事啊，就好像那個水波浪似的；這個理呢，就是那個水，水的本體。所以事，雖然事相，有相可表，但是啊，它究竟是因為理成的。所以呀，說如攬水成波故，就好像啊，因為這個水有這個波浪；要沒有水的話，這個波浪也沒有，所以呀，這個事，也離不開這個理。

於中有二：一、明具分唯識變故。覺林菩薩偈云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

世間；五陰悉從生，無法而不造」，此明唯心義也。何以得知是具分耶？

次頌云：「如心佛亦爾，如佛眾生然；應知佛與心，體性皆無盡」，既是即佛之心，明非獨妄心而已。

「於中有二」：在這個依理成事門，又分出啊，兩小科。第一小科，這兩小科呀，第一是「明具分唯識變故」：是說明了這個具分。什麼叫具分呢？就是具足分；具足啊，生滅及非生滅，就在這個生滅，就有不生滅。具分唯識變故，這個唯識啊，所變現。

那麼在覺林菩薩有這麼幾句偈頌說的很好，說啊，「心如工畫師啊」：說這個心呢，就好像一個畫畫的這個匠人一樣，畫畫的這麼一個師傅。「能畫諸世間」：他啊，世間什麼畫他都可以畫出來，形形色色，他都可以畫出來，所有世間的有形相的，他都可以畫出。

「五陰悉從生」：這個五陰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色受想行識，色陰、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，這個叫五陰。悉從生，都啊，可以從這個畫畫的師，畫出來，「無法而不造」：沒有啊，任何的法不是由這個心造出來的。「此明唯心義也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說的這個唯心的這個道理。

「何以得知是具分耶」：怎麼得知啊，這個是具分呢，在生滅，就沒有生

滅呢？

「次頌云」：又有啊，一首偈頌又說了，「如心佛亦爾」：那麼前邊是講這個「心」，現在說「如心」。心是工畫師啊，佛也是工畫師，「如佛眾生然」：眾生啊，也好像一個工畫師似的。「應知佛與心，體性皆無盡」：你應該知道這個佛呀，和這個心，和眾生，啊，這個體性啊，是無窮無盡的，沒有窮盡的。「既是即佛之心」：這個呢，就是說的「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」。那麼既然是即佛即心，這是啊，很明顯的令你知道，不是啊，僅僅的就是這個妄心，這也就是啊，真心的一種表現。

Door3_010-023

那麼現在呀，講一個公案，這公案呢，大約你們各位都知道，你們各位認識不認識有一位這個**離婆多尊者**！這位尊者是怎麼一個因緣，你們有誰知道來講一講。離婆多(離，是離開的離；婆，就是那個婆婆的婆；多，多少的多)，離婆多尊者這個因緣，那麼誰知道？

我告訴你們，以後誰再發脾氣呀，就要自動的在佛前跪，發一次就跪三天，發一次跪三天；發一次脾氣，發一個鐘頭要跪三天；兩個鐘頭跪六天，三

個鐘頭跪九天。你自己呀，作法官，你覺得，啊，我發了一個鐘頭脾氣，這應該跪三天；兩個鐘頭呢，應該跪六天，這不能講大話，也不能說是欺騙人的，你自己呀，要去實行罰自己。要不然的時候，那你也發脾氣，我也發脾氣，那得了！這一個道場裡，那怎麼可以的！

你記得嗎？我告訴你們，他的翻譯呀，叫這個「假和合」，這回你們大約懂了，假和合，不是真和合，假的。怎麼叫假和合呢？就因為不是真的，所以叫假合和。和誰假和合呢？和這個鬼假和合，和死人假和合。

在他呀，沒有修道以前有一天，他走路；走路啊，當時也沒有那麼多人，沒有那麼多鄉村，也沒有那麼多的城市，所以他走了一天，晚間呢，前邊也沒有旅店，後邊也沒有鄉村，在他所走的地方也沒有城市，但是有一個亭子，亭子，就是沒人住的那麼一個地方。

他說，啊！天氣已經黑了，我就在這住了，啊，不管了，和這個鬼呀，來做鄰居了！啊，和鬼呀，做鄰居；因為沒有人的地方就有鬼，這是啊，大約古老的人呢，都有這種思想。那麼他呀，從來就不信鬼，我不相信有鬼，所以他就很大膽的就在那個亭子就住下來晚間。住下了，大約過了十點鐘，啊，所以十點鐘啊，你們以後啊，切記不要各處跑；跑就會撞鬼的，

就會碰見鬼！為什麼我們十點鐘關門呢？就因為不准鬼進來，哈！所以
呀，哈！

所以呢，這個人將要睡，咦，正要睡的時候這鬼來了！這個鬼呀，也不是
個大鬼，也不是個小鬼，啊，是個中等的鬼；但是啊，拖著一個死屍這鬼；
拖著死屍啊，拿到這地方，就放這個亭子裏頭了；咦，他正將要睡沒有睡
這看，啊，這個鬼拖著個死屍，你又搞什麼鬼呀？啊，你這個鬼搞什麼鬼？
他就看！

啊，沒有好久，又來一個鬼；就和這個鬼爭這個死屍，說，這個死屍是我
的，你為什麼把它拖來？你為什麼給我把它拿來？鬼說，怎麼是你的？我
拖來的，怎麼是你的死屍呢？兩個人就爭論！爭論呢，這個鬼就拿著這個
死屍的這條腿；那一個鬼呀，就拿著死屍那條腿；兩個人就你也要這個死
屍，他要這個死屍，兩個人就想把這個死屍啊，你也拉到你那邊去，他也
拉到他那邊去！

可是兩個人的力量是一樣大，兩個鬼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；這鬼的神通力
量啊，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誰拉也誰拉不動。他就看著這兩個鬼，啊，
這麼樣子！這兩鬼說，你說是你的屍，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說是我的屍，

也沒有什麼證據；我們問問這個人，究竟啊，這個屍是誰的？他若說是我的，那麼就要歸於我；若是你的，就歸於你。

那麼兩個人就問他，問這個離婆多了，說，喂！你現在說一句公道話，你說這個屍是誰的，這個屍首，這個死人的屍首是誰的？這個離婆多一想，先來這個鬼，雖然是他拖來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那後來這鬼說是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他的、不是他的？你說我幫哪一個？我若說是先這個鬼的，後來這鬼一定就要發大脾氣了，發大脾氣了，對我不好了！

我若說是後這個的，先這個鬼一定對我也會發脾氣的；因為他是個鬼，根本就是講道理！所以我講，怎麼樣講好呢？我不答覆他們這個問題，也不行，他們兩個又逼著要講，那麼照著實說吧！就說我所見的情形。那麼他一說這樣了，說先這鬼拖來的屍，後有這鬼來怎麼樣爭；這後頭這鬼果然就不願意了，哈，說你不幫著我講話，好！於是乎啊，把這個離婆多的手啊，和腳啊，都給拿就截斷了，拿就吃，把這手腳都給吃，吃完了就走了！

他這疼痛的不得了，也不會動彈了；這個先來的鬼呀，拖屍這鬼說，不要

緊不要緊！那麼這鬼呀，就有鬼的本領，他把這個死屍的這個腿呀，和手啊，腳啊，拿下來，又給這個離婆多安到他身上；一安呢，也不大也不小，也不長也不短，和他本來的那個腿呀，腳啊，胳膊一樣的，啊！也不痛了，就合而為一了；這個死人的手，腳啊，和這個活人的手腳合而為一了，做他的手腳；他就很奇怪的！啊！這真是很奇怪！安安你聽聽，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！怎麼死人的手又可以和我這個活人的身合成一個呢，和合了呢，這個道理不明白？

不明白？那麼他第二天呢，就去請問佛了，到佛啊，那個地方就請問佛，說這個死人的身體，和活人的身體，本來不一樣的，那麼怎麼又會能合成一個呢？這是真的，是假的呢？佛就告訴他了，說是啊，「**四大假合，五蘊非有**」；五蘊非有，你才知道是假的嗎？你應該早就知道了！那麼這樣一說，他豁然開悟了，證果了，喔，這個原來一切都是假的，他就放下了！把這個假的都放下了，真的，不要找也就得到了。

這個假的就是啊，這個生滅的識；真的呢，就是這個不生滅的識。這個生滅的，和不生滅的，沒有兩個；你若有所執著，就是生滅；沒有所執著了，就是不生滅，所以這叫個具分。

二明真如隨緣成故。故問明品，文殊難云：心性是一，云何見有種種差別？即緣性相違難。覺首答云：法性本無生，示現而有生。即真如隨緣答，又云：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，明隨緣不失自性，即同勝鬘，依如來藏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有涅槃等。

在這個依理成事這一門這第三，這一門裏邊呢，分開兩小科。那麼第一呢，就是明具分唯識變故。第二呢，就是現在這個「明真如隨緣成」：這個真如啊，它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；所以呀，真如隨緣成。

「故問明品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問明品，菩薩問明品，這文殊啊，菩薩，作這種的問難，他說了，他說「心性是一」：這個心，也就是性；性，也就是心；這是一個。既然是一個，「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呢」：那麼既然說是心性一個，那麼性就是心，心就是性，就不應該有兩種的講法，有種種的分別。那麼就不應該呀，說有這個性，又有相，性和相，又啊，互相不同，互相啊，違背。

「即緣性相違難」：這個呢，它就是說這個隨緣呢，不變這種的道理呀，

是性相互相違的；文殊菩薩說這麼一個問難。覺首答云：覺首菩薩答文殊菩薩所問，就說了，說，「法性本無生啊」：說這個法性啊，本來是不生不滅的，「示現而有生」：因為啊，這示現，所以呀，而有生。即真如隨緣答：這就是答覆啊，這個真如隨緣的這個道理，示現而有生。隨緣不失自性：

「又云」：又啊，說了，「諸法無作用，亦無有體性」：那麼說諸法呀，無所作用，它也沒有一個體性，也沒有一個本體的性。這就是啊，說的，這個「隨緣不失」：這個真如隨緣，可是不變；不失，也就是不變；不失自性，不失啊，那個真如的自性。「即同勝鬘」：就是啊，同這個勝鬘經上所講的。

「依如來藏有生死」：根據這個如來藏性啊，來講，也有生死，「依如來藏有涅槃等」：也有這個涅槃的這種的果德。那麼怎麼依如來藏呢，有生死？這個生死就是沒有啊，明白這如來藏性，在迷的地位來說，有生死；依如來藏，那麼迷有生死，悟就沒有生死，有涅槃，在這個清淨如來藏這種的果位，就是啊，有涅槃。

四事能顯理門。謂由事攬理成，故事虛而理實。依他無性，即是圓成；如波相虛，令水現故。

那麼第四門呢，是這個「事能顯理門」：這個事啊，是事；理呀，是理；由這個事上，顯出這個真理；你明白事了，就應該明白理，所以呀，事能顯理們。你不明白理，也就不能明白這個事，所以才說，「由事攬理」：由這個事啊，來攬這個理成；「故事虛而理實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事啊，啊，不實在；而理是這個真理是實在的。

「依他無性」：這依他起性啊，它本來沒有自性，「即是圓成」：這就是圓成實性，圓成實性也是空的。「如波相虛」：好像啊，這個水波浪似的，那個波啊，是不實在的；「令水現故」：可是啊，由這個波就知道這是有水了，令這個水的相現出來了。

夜摩偈云：云何說諸蘊？諸蘊有何性？蘊性不可滅，是故說無生。分別此諸蘊，其性本空寂；空故不可滅，此是無生義。眾生既如是，諸佛亦復然；佛及諸佛法，自性無所有。又十忍品云：譬如谷響，從緣所起；而與法性，無有相違。須彌頂偈云：了知一切法，自性無所有。如是等文，徧於九會。

「夜摩偈云」：就是啊，在這個華嚴經啊，這夜摩天這個偈頌說了，「云何說諸蘊」：怎麼樣說這個諸蘊呢？諸蘊，也就是這個五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「諸蘊有何性」：這個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，它的本性又是怎麼樣呢？「蘊性不可滅」：這五蘊的性啊，它是不可滅的，它也是周徧；「是故說無生」：因為這個所以，它不可滅，所以呀，就說無生；它若滅，就可以說生，那麼它不滅，就不生。

「分別此諸蘊」：在分別呀，這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蘊，「其性本空寂」：它那個本性啊，這個蘊性啊，本來也是空的，空寂。「空故不可滅」：因為它空，你所以呀，沒有什麼可滅的。「此是無生義」：那麼這個呢，因為它不滅，也就不生，不生也就不滅，這是啊，無生的這個道理。

「眾生既如是」：不單諸蘊是這樣子，就是眾生也是這樣子，「諸佛亦復然」：那麼諸佛也是這樣子。「佛及諸佛法」：不單諸佛這樣啊，就是一切諸法呀，也是這樣子，諸佛所說的法也是這樣子。「自性無所有」：那個法的自性啊，是空寂的，一切都沒有了。

「又十忍品云」：又在這個十忍品呢，又這樣說，「譬如谷響」：好像那

一個山谷啊，你有這個一個什麼聲音，啊，它那邊呢，就答應了，也就響了，如響應聲。那個空谷傳聲，這個山的空谷，本來是空的，但是你這，你這說，南無阿彌陀佛！它那邊也說，南無阿彌陀佛！啊，它就，本來是空的，它那邊也會說話，會跟著你來說。

這是什麼呢？「從緣所起」：它要有這種的聲音的這個緣，就啊，有這種響聲了，這從緣所起。「而與法性，無有相違」：這與這個法性啊，法的本體，不相違背的。法本體，雖然說它是無相的，無形無相的，可是啊，好像那個山谷啊，它應聲是一樣的，谷響，譬如谷響；啊，不相違背。

「須彌頂偈云」：在這個華嚴經這個須彌頂啊，又有這個偈頌這麼說，「了知一切法，自性無所有」：你呀，若明了一切的佛法，法的自性啊，是空的，是無所有的。「如是等文」：像這樣子說啊，這個道理的這個經文，「徧於九會」：在這個華嚴經所說的這個九會的地方，都有這種的經文。

Door3_013-026 50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
我們現在在這個金山寺，天天講經說法，依教奉行，你不覺得呀，有什麼好處；可是啊，你在這薰習，好像用這個香啊，來薰，用這個水來泡，泡

的時間久了，用香這個薰的時間久了，你自然呢，就有多少功夫。這功夫，就是說的你，你修戒，持戒，就有點呢，這個戒力的基礎；你修定，就有定力的基礎；你修慧，就有慧力的基礎。如果你到外邊去，你這麼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可是啊，你這個戒、定、慧這個基礎就都沒有了，你這功夫啊，也都跑了。

這個果寧，在香港看見我們這個《金剛菩提海》了，他知道好了。以前在這的時候，他不知道它好，他不覺得它是怎麼回事；到外邊，一見到《金剛菩提海》，這是見到善知識了，那麼歡喜的不得了！

我們在這，天天呢，在這聽經說法，聽講經說法，來用功辦道，這就叫修行。在這個道裏邊，他不知道有道；就好像我們人呢，走到這個風裏邊呢，看不見風是一樣的。我們這所行所做，和世界上的人，完全都不一樣，這就是修行，就是用功！但是修行用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不是一天的，必須要天天都這麼樣做去。你每一天，不可以發脾氣，你一天不發脾氣，這一天就是修行；十天不發脾氣，十天就是修行；啊，你若一發脾氣，就沒有修行了。

說是那我看師父也發脾氣，那師父也是沒有修行了？不錯了，我這個沒有

修行是因為你，因為你呀，令我沒有修行，令我發脾氣；本來我不想發脾氣，這個脾氣呀，跑出來了！啊，所以呢，修，修什麼呢？修，就是去毛病！你，去你這個無明煩惱，去你這個嫉妒障礙，這就是修行；你不除去這個，就是沒有修行。我們現這叫「聞、思、修」，聽經，這是聞；啊，然後再自己想一想，這是修慧、聞慧、思慧、修慧，這叫聞、思、修三慧。

那麼我們又念經，你們各位呀，都不知道這個念經的好處！所以我們這講經啊，先誦誦經，或者啊，啊，誦誦八十八佛，誦彌陀經。這個誦經，禮佛呀，這是最要緊的！你們聽經啊，聽不聽經那是不要緊的；誦經、念經、禮佛、拜佛這是要緊的！你們不要以為聽經是要緊的；聽經啊，這是啊，幫助修行，幫助啊，你明白道理。那麼這個誦經、拜佛、來念佛，這就是修行。

你能天天念佛，念南無阿彌陀佛！你念一聲佛，就少打一個妄想；你不念佛，你那心裏就打妄想了。所以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；念的妄念死，許汝法身活」，你少說一句話，就多念一聲佛；你若多說一句話，就少念一聲佛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念的妄念死，你念佛念的那個妄想心呢，沒有了，啊，那個妄想心死了！

所以我是叫你們快點死！就是叫你們死那個妄想心，不要打妄想！盡打妄想那怎麼可以修行？你若把那個妄想心死了，那個真心就活起來；活起來了，啊，那時候慈悲心也大了，智慧心也大了，願力也大了，一切都大，六度也大，那麼就要啊，你把這個妄念念死它，許汝法身活，這時候才許可你法身呢，那慧命活起來。

Door3_014-027

五以理奪事門。謂事既全理，則事盡無遺；如水奪波，波相全盡。

在這個第五門呢，「以理奪事門」：奪，就是啊，把它取過來；也就是啊，只有理，沒有事。本來前邊說啊，事也可以徧理，理又可以徧事，理事無礙；那麼現在這一門又說啊，以理奪事門。這個理呀，就是個真實的；事呢，是個虛的；所以以實廢虛，以這個理呀，把這個事啊，就包括了，沒有事了；現在呀，不說事，只說有理。

「謂事既全理」：這個事啊，也就是理之全，理的一個全；全理就是事；那麼全事呢，也就是理。所以呀，說啊，事既全理，事既然呢，全，就是個理；「則事盡無遺」：這個事就沒有了，就不要，這只有一個理的名稱。

「如水奪波」：就好像啊，什麼呢？好像這個水，只有水沒有波了；奪波，就把這個波呀，取消了，給奪去了；本來有波呢，現在沒有了。「波相全盡」：這個波浪這個相啊，都沒有了，水平靜這個波浪就沒有了。那麼這個水呀，就譬如這個理；這個波呢，就是事。所以呀，以理奪事門，本來不是沒有事，事也有；但是啊，被這個理給奪去了，給取消了，所以就沒有啊，這個事了。

故說生佛不增不減。出現品云：譬如虛空，一切世界，若成若壞，常無增減。何以故？虛空無生故。諸佛菩提亦復如是，若成正覺，不成正覺，亦無增減。何以故？菩提無相故。乃至云：設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悉成正覺，與不成正覺，等無有異。皆以無相平等故，不增不減，經亦同此說。非約一分眾生不成佛者，說無增減耳。

「故說生佛不增不減」：因為上邊這個道理，所以才說呀，眾生和佛是不增不減的；眾生成佛了，也沒有增加一個佛，那麼減少一個眾生；啊，佛再啊，倒駕慈航來做眾生，那麼眾生也沒有增加一個，在佛的分上來說，也沒有減少一個。
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在這個出現品呢，它說過，說過了。說眾生和佛呀，啊，就譬如虛空一樣，你說這個虛空，什麼地方增加一點點虛空呢？什麼地方又減少一點點虛空呢？「一切世界，若成若壞」：這世界所有的依正二報，或者成，或者壞，「常無增減」：在這個虛空啊，沒有增，沒有減。無論你世界是成，一切世界是壞，這個依報成了，或者壞了，這虛空也沒有增減；這個正報成了，或壞了，虛空也沒有增減。因為它是虛空，所以呀，就沒有增減；若有增減呢，就不會叫虛空了。

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原因說不增不減呢？「虛空無生故」：這個虛空啊，沒有什麼可以生虛空，也沒有什麼可以滅這個虛空。講這個道理是這樣講，但是啊，這個虛空也不是一個一定到極點。這虛空是由這個什麼生的？由這個覺性生的。

所以在楞嚴經說，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」，這個虛空啊，在這個大覺性裏邊來比較，啊，像什麼似的呢？這虛空就像海，那個大海裡邊呢，一個泡沫似的。你不要以為虛空就是大到極點了，它沒有大過這個覺性；所以呀，這個覺性就譬如大海，虛空在這個覺性裏邊呢，就好像一個水泡那麼大，海裡頭一個水泡。

啊，所以呀，但是虛空還沒有生，沒有滅呢，也是啊，沒有相。那麼這個覺性呢？它更沒有生滅，沒有相！可是這個虛空就從覺性裏邊生出來的。

「諸佛菩提亦復如是」：這虛空無生啊，這個諸佛，和這個菩提覺性，亦復如是，和這個眾生，都是像這個虛空似的，它無形無相的。「若成正覺」：或者成佛了，眾生成佛了；「不成正覺」：或者呀，佛又倒駕慈航去做眾生，啊，不成佛了，不願意成佛了，願意做眾生；「亦無增減」：那麼雖然是這樣子，啊，在這虛空裏邊呢，也沒有增，也沒有減；在佛這個菩提，和成佛，和不成佛，也沒有增減。「何以故呢」：什麼原因呢？要講出個道理來呀！那麼現在就告訴你了，「菩提無相故」：菩提呀，就是個覺性，覺性啊，它沒有形相的。

「乃至云」：乃至於這個中間呢，就經過很多的路程了，由眾生到佛的果位上，中間呢，經過很長的一個時間，這乃至云，這麼說，乃至這麼說，怎麼說呢？「設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悉成正覺」：設，就是假設，這不是真的，就是啊，說這個道理，講出來這麼一個道理。你不要認為再，哎，就認為，哦，是這樣子！

世界上就沒有一個是「這樣子」，沒有一個不是「這樣子」；是這樣子，

又不是這樣子；不是這樣子，又是這樣子。那麼你把這個「這樣子、不這樣子」，「不這樣子，這樣子」，你能分析清楚了，那就沒有執著。所以現在說「設」，設，就是啊，這樣子，假設可是，不是真的。

假設一切眾生啊，這所有的一切眾生，於一念中，就在這個一念之中，這一念之中啊，有九百個生滅，就在一念之中，生滅、生滅、生滅、生滅，有九百個。那麼在這一念之中啊，這是很短的一個時間，可是啊，看你這個念呢，斷不斷？你若這一念不斷呢，經過幾萬萬個大劫，都是一念；你要是斷了呢，就在啊，這個最短最短沒有時間，那也叫一念。但是這一念裏頭，說有九百個生滅，九百個生死。可是現在說在這個一切眾生在一念之中，都成正覺了，成正覺了。

「與不成正覺，等無有異」：和這個不成佛呀，沒有什麼分別。說那這樣子我們又學佛法想要成佛，成了也和不成是一樣，我們又現在就不成囉！反正成佛也是這樣子，不成佛還是這樣子！沒人叫你成啊！要讓我說呢，**你想成佛都是貪心**！若沒有貪心，你為什麼要想成佛？

說那這個佛也不貪了，這是一個什麼人呢？你若能不貪成佛，你問問你能不能不貪吃飯，不貪穿衣服，不貪睡覺，不貪這個眼看好的顏色、耳聽好

的音聲、鼻聞好的這個味、舌貪嚐好的這種滋味，鼻聞香，舌嚐味，身貪觸，意就貪法，你能不能都沒有貪了？

說，哦，那不成佛，這個不貪成佛，這可以；其它的要是不貪？這是辦不到的！那麼其它的你辦不到，你怎麼就要辦到這個不貪成佛呢？你怎麼就想要辦到這個呢？在這個地方來審問審問，這是什麼道理？研究研究這個問題！

那麼你要是啊，研究來，研究去，成佛雖然是貪心，這個貪心不能停止的；貪這個成佛呀，比貪成餓鬼呀，那是好一點。你要貪其它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呀，就很容易變餓鬼，很容易變畜生，很容易墮地獄，那個也是由貪心造成的，因為你貪的那個罪孽過去了，你沒有貪這個善功德，所以呀，那是很危險的！不要講太多，講太多啊，把你們貪心都給講出來。

啊！那麼「等無有異」：不過這就是啊，教你沒有執著，說你做眾生再成佛呀，都是差不多。差不多可是差不多啊，但是一個明白，一個糊塗；所差就這一點點。「皆以無相平等故，不增不減」。「經亦同此說」：在經上啊，都是這樣說。「非約一分眾生」：這不是單單說的有一分眾生啊，「不成佛者」：不成佛的這一類眾生。這是說呀，啊，所有的眾生，不論

哪一類，成佛不成佛，都是不增不減的。

Door3_015-028

六事能隱理門。謂真理隨緣而成事法，遂令事顯理不現也；如水成波，動顯靜隱。

前邊說啊，以理奪事門，這個奪啊，本來是搶奪，爭奪，這個意思啊，不太自然，用這個理呀，把這個事給奪去，只有理，沒有事。那麼這個奪呀，和這個隱不同，這個隱呢，是隱起來它還有；那個奪呀，就給奪去了。

這隱，「事能隱理門」：講這個事，它的力量大了，把這個理就隱起來；隱起來了，並不是沒有「理」了，這個「理」還是有，在那隱藏起來，你看不見了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是說的「真如隨緣」，真如也就是真理。

這個真理呀，「隨緣而成事法」：那麼就啊，這個事相啊，就現出來了；所以說呀，「遂令事顯理不現也」：遂著啊，就使令，使令啊，什麼呢？使令這個事啊，顯明出來了，很容易呀，看出來這個事相，而理不現也，這個理呀，你就找不著了。怎麼找不著了？它隱藏起來。

這又有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如水成波，動顯靜隱：就好像這個水呀，成波，水本來啊，沒有波，它平靜啊，這時候沒有波浪；可是它一動盪，這個水一動盪的時候，就顯出來了，啊，顯出有波浪；平靜的時候呢，這個波浪就隱了，啊，就沒有波浪了。

那麼這就表示啊，事，好像啊，水似的了；一動呢，它有波浪，顯出這個事，把這個理呀，就隱起來；一靜，這波浪就沒有了，那麼這個「理呀」，又現出來了。所以呀，「動顯靜隱」，這個靜的時候，這個理呀，就隱起來。那麼現在這個只有這個「事」，就好像啊，靜了，水沒有波浪了，所以這個「理」呀，就隨著隱，隱藏起來。

故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。財首偈云：世間所言論，一切是分別；未曾有一法，得入於法性等。

「故法身流轉五道，名曰眾生」：法身，是諸佛的法身，是清淨的，這個法身徧滿一切處，所以說，流轉五道，這五道啊，你們各位想一想，什麼是五道？因為這五道啊，都不太樂，不太快樂；要是有天人呢，天道就有多少樂的成份在裏頭，所以這五道啊，就是啊，沒有算天道；要算天道是

六道，所以你若六道，就可以加上天道了。

五道啊，這都是最低的，最低的，那麼叫五道，不錯了。五道啊，就是地獄道、餓鬼道、畜生道，這叫三惡道；再加上阿修羅道，這叫四惡趣；再加上啊，人，這就叫五趣，又叫五道，人道。

怎麼叫趣呢？趣呀，就是啊，往那個地方跑。人就向人的道上跑，狗就像狗的道上跑，啊，畜生向畜生道上跑，餓鬼向餓鬼道上跑，啊，修羅就向修羅道上跑，地獄就向地獄道上跑。說，那我知道了，墮地獄的人呢，是永遠墮地獄的，地獄的眾生啊，地獄道永遠都在地獄道，餓鬼道永遠在餓鬼道，畜生道永遠在畜生道，阿修羅道永遠在阿修羅，是人道永遠在人道。啊！你這一講啊，又講錯了！為什麼呢？這你是啊，落於這個斷常二邊了，這個變成常了。

那麼怎麼樣子呢？啊，人也可以跑到阿修羅裏邊去；你若是性情啊，願意鬥爭，將來你就做阿修羅；你呀，要是貪心重，就是啊，會變餓鬼；瞋心重，會墮地獄；你若癡心重，就會轉畜生，那畜生啊，多數都是啊，牠原來呀，都很愚癡的；那麼你要是有多少啊，這個人性，願意做人事，那麼就會去做人去。所以呀，這個人道裏頭也可以跑到其它的四道去；那麼其

它的四道又可以跑到人道裏，所以這叫流轉。流，就是流來流去；轉，就是，啊，輪轉。

在這個阿修羅裏頭，啊，你忽然有一點呢，這個善心了，就可以呀，就走到人道上；你要是做修羅又有惡心，那一定墮地獄去了。這叫雜居，「五趣雜居地」，互相啊，夾雜著。這叫啊，法身流轉五道。流轉這五道裏邊來，這就叫眾生了；本來法身是佛，流轉到五道裡呀，就變眾生了。說是怎麼流的？怎麼轉的？就因為迷，啊，就流轉五道了；覺，就是啊，脫出這個輪迴，這五道，「名曰眾生」。

財首菩薩這有一幾句偈頌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世間所言論呢」：說世間的所有的這個語言文字，這個言論呢，「一切是分別」：你呀，說出一個字來，就有一個字的分別；說出兩個字，就有兩個字的分別；說出三個字，就有三個字的分別；這寶印手，就有個寶印手的分別；啊，寶鉢手又有寶鉢手的分別。可是啊，在這個分別上，你要離開分別，那就是道了。不容易離得開的，因為你分別慣了，分別這個習慣太久了，所以呀，不容易離開，啊，一切是分別！

「未曾有一法，得入於法性等」：還沒有一個方法呀，和這個法性相合，

和這個法性啊，啊，和合了。乃一切法，八萬四千法門，沒有一法和這個法性相合的，入於法性。怎麼叫入呢？這個入啊，啊，你在門外邊，到門裏邊來了，這入了。你這口氣出去了，那口氣又回來，這也入。你這個鏡子，和摩尼珠這麼互相啊，一照，鏡子光啊，也照到摩尼珠，摩尼珠也照到鏡子光，對了，這叫入。

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我們這個自性啊，這個法身自性啊，若和那個佛性，大圓鏡智啊，互相一照，這叫入了。那麼現在可是沒有一法，啊，得入於法性等，等啊，還有其它的偈頌，還有沒有說完這個偈頌，等於啊，其它的偈頌這個道理，但是意思啊，都是這樣子的。

Door3_016-029

七真理即事門。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，以是法無我理故，空即色故，理即是事，方為真理。第七迴向云：法性不違法相等故。八、事法即理門。謂緣集必無自性，舉體即真故。上之二門，正明二諦不相違義；如濕不違波，波不違濕，舉體相即故。夜摩偈云：如金與金色，其性無差別；法非法亦然，體性無有異。

那麼第七呀，「真理即事門」：這個門呢，叫真理，就是事。這個說法是怎麼樣呢？這是說啊，「凡是真理必非事外」：所有的一切真理，並不是在這個事的外邊，就在這個事上就是真理。「以是法」：啊，以這個這種法呀，「無我理故」：這個法呀，是沒有我，有我這種的道理這個法，沒有這種法，法是啊，沒有我。

「空即色故」：這空啊，就是色，就是在這個空裏邊就是色；並不是啊，離開這個空才有這個色，也並不是離開色有空。所以說，理即是事，這個理呀，也就是事，「方為真理」：在這個事上你若找出理，這才是真理；你若離開事再去找理，那是沒有理的。

「第七迴向云」：在這個第七呀，迴向品上說，「法性不違法相等故」：這個法性啊，和法相，不相違背的；這個法性不違相，法相呢，也不違性。這有幾句偈頌說，「法生不違性，法性不違生。」這個法性啊，和法相是一個的。

「八，事法即理門」：前邊的那個真理即事；現在啊，這個事法呀，也就是理。你要是啊，沒有分別了，這個事，也就是理。這是所說的「緣集必無自性」：怎麼說事法就是真理呢？因為事啊，是從緣起，沒有因緣呢，

不會有一種事相，是從緣起的。緣呢，集，它集聚啊，有這個因緣集聚啊，必無自性，緣起無自性，它沒有自性的；所以呀，「舉體即真故」：那麼所以呀，說這個事法就是理，舉出啊，這個相也就是性。所以說，法相不違法性。

「上之二門」：前邊這個兩個門，七、八這兩門。「正明二諦不相違義」：這就是啊，明白這個空有這兩種諦，也就是真俗二諦，啊，不相違義，互不相違；也就是啊，空色，空不礙色、色不礙空，啊，空外無色、色外無空。雖然呢，這個色外無空，空外無色；但是它還是兩個；啊，不相違義，雖然是兩個，又互相不違背，啊，彼此啊，很合作的。

「如濕不違波、波不違濕」：就好像什麼呢？這又舉出一個例子，舉出一個譬喻來說，就好像那個濕啊，那個波也是濕，濕也是波；波不違濕，濕也不違波；那麼有濕可不一定有波，有波呀，可一定會有濕。所以呀，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「舉體相即故」：你舉呀，舉出這一個濕來，它就啊，有波；舉出這波，也有濕；舉體相即故，波就是濕，濕就是波。「夜摩偈云」：在這個夜摩偈呀，有這麼說，說，「如金與金色」：說這個好像金子，和這個金子的

顏色，「其性無差別」：它那個性啊，沒有什麼分別。金和金的那個顏色，也就和這個濕啊，和這個波一樣的，其性無分別。

「法非法亦然」：這個法，和啊，非法，不是法，亦然，也是這樣子。這怎麼又不是法呢？有哪個不是法呢？這也就是說的這個「真空妙有」，這個真空，啊，和妙有，也是這個道理。「體性無有異」：那個本來的體性啊，沒有分別的。

Door3_017-030

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，展轉無別。又由事即理故，雖有不常；理即事故，雖空不斷。

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：那麼前邊所講這個道理呀，也就是啊，譬喻這個如來藏，和這個阿賴耶。阿賴耶是什麼？什麼叫阿賴耶有人知道嗎？不錯，就是第八識，叫阿賴耶。「阿賴耶」是梵語，翻過來叫「藏」，就是藏識；它那個地方，有很多的東西都藏到那個地方，善也藏到那個地方，惡也藏到那個地方，無記也藏到那個地方，什麼東西都藏到那個地方；那是一個，啊，最大的storage（貯藏庫），幾百萬萬的大劫的事情，它都收到那

個地方。

「展轉無別」：那麼如來藏啊，就是阿賴耶識；阿賴耶識呢，也就是如來藏。有的時候它明白了，就是如來藏；有的時候糊塗了，就是阿賴耶識；啊，所以呀，這沒有什麼分別的，展轉無別。「又由事即理故」：事啊，就是理，這是說的「雖有不常」：雖然說是有啊，這個有可是妙有；不是啊，常常的這樣子，啊，不是啊，永遠都是這樣子，可是有，但是也不常。那麼「理即事故」：理呀，就是事，所以呀，「雖空不斷」：雖然呢，說是它是空了；理就是空了，可是空它也沒有斷，不是斷空。

又由事理相即故，起滅同時。須彌偈云：一切凡夫行，莫不速歸盡；其性如虛空，故說無有盡。智者說無盡，此亦無所說；自性無盡故，得有難思盡等。則同時四相，不待後無。

在前邊所講的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外無理，理外無事，事理圓融無礙，所以才說「又由事理相即故」：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這種的道理的緣故，

「起滅同時」：它生起呀，也是這個時候；息滅的時候，也是這個時候；起滅同時，沒有一個前後。

「須彌偈云」：在這個須彌山這個偈誦啊，裏邊有這麼幾句它說的，「一切凡夫行」：這一切凡夫他們所修的這種行，所行的這種行，「莫不速歸盡」：沒有啊，不是很快就完了的。凡夫行，凡夫所行的事，很快的就沒有了，沒有啊，哪一種是長久的，凡夫所行的這個事。

為什麼呢？「其性如虛空」：這個凡夫所行的，所有的行為呀，也好像虛空似的，暫有還無，還是歸於空，歸於虛空；「故說無有盡」：因為啊，它像虛空似的，所以說沒有盡；本來很快是沒有的，但是因為它像虛空，虛空什麼時候會有盡呢？會把虛空沒有了呢？

「智者說無盡」：所以呀，這有智慧的人，就說啊，這是無盡，沒有窮盡，沒有了的時候；因為虛空不會了，所以說這個也是無盡。「此亦無所說」：這個呢，這個無盡也是沒有說什麼，所以無所說。你不要以為無盡就是啊，有所說了，還是沒有所說。

說的是什麼呢？說的是它那個「自性」：虛空的自性沒有窮盡，沒有了的時候。「得有難思盡呢」：所以呀，才說有一個不可思議的，這個沒有窮盡的，等等的說法。這個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的「同時四相」：生、住、異、滅呀，都同時就具足這四相。

不需要啊，「不待後無」：不是說啊，生了然後再沒有，生了住，生了異，異了滅，這個有一種次第的；沒有次第就有生、住、異、滅；為什麼呢？因為它啊，這是同時起滅，起滅同時。

Door3_018-031

亦令究竟斷證，離於能所；十地品云：非初非中後，非言辭所及；迴向品云：無有智外如，為智所入；亦無如外智，能證於如等。

「亦令究竟斷證，離於能所」：這個究竟斷惑，證真，離開呀，這個能斷，和所斷；能證，和所證。這就好像啊，這個龍女獻珠啊，立即成佛一樣，也就是這個頓法。頓法呀，是離開一切相，也就是啊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那麼這個究竟斷惑證真，沒有能，也沒有所，沒有能斷，和所斷；這就是啊，頓，頓證，頓斷，啊，所以呀，能所都離開了。

所以十地品就說，十地品有這麼幾句偈頌說，「非初非中後啊」：說啊，這個斷證啊，在這個十地的這種果位呀，也不是初地，也不是一開始，初啊，一開始，也不是在中間，也不後，啊，沒有啊，初、中、後。好像初

夜、中夜、後夜，這有一個先後，沒有的。「非言辭所及呀」：這種頓證啊，頓斷呢，不是言語所能說的出來的，言語沒有法子把它形容出來。

「迴向品云」：在迴向品呢，也這麼說，「無有智外如，為智所入」：沒有一個這個智外邊的這個如如之理，再啊，為這個智來到這個如如的理上。這個如如理就是如如智，如如智也就是如如理。「亦無如外智」：在這個如外邊，沒有一個如如的智，啊，「能證於如」：這個如如智能證道這個如如理，沒有的；如如智和如如理是一個的。這種的道理呀，說也很多，那有很多這種的說這種的道理的這個經文，所以說有個「等」字。

九真理非事門。即妄之真，異於妄故，如濕非動。十、事法非理門。即真之妄，異於真故，如動非濕故。慚愧林偈云：如色與非色，此二不為一。又云：如相與無相，生死及涅槃，分別各不同等。

這個第九門呢，叫「真理非事門」：前邊呢，說真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；又說理事無礙，事理無礙，互相啊，無礙。現在呀，又說不是了；這「不是」，也是無礙，你不要以為「不是」就是礙；那麼你能啊，在這個有礙，和無礙，都變成圓融無礙，這就是事理無礙。所以呀，在第九門呢，又分出來，說，真理不是事。

為什麼呢？說，「即妄之真」：由這個妄證得這個真，「異於妄故」：和那個妄不同的，和那個妄不一樣了，所以說這個真理就不是那個事了。那個事就是個妄，這個真理就是個真，不同了。那麼說廣說不同這有什麼道理呢？有什麼理由呢？這說了，「如濕非動」：好像那個濕啊，不是個動。那個濕就是個濕，濕不是動。這是第九門。

第十呢，又說啊，「事法非理門」；這個事啊，不是個理。怎麼樣呢？就說，「即真之妄，異於真故」：啊，由這個真理要變成啊，這個妄，妄事，這個事就是妄，啊，異於真故，和這個真又不同了，和這個真理又不同了。這也有一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「如動非濕」：好像那個動啊，不是濕。

那麼這個道理呢，講來講去，好像啊，來回推車，來回說過來，說過去，都是這個。這怎麼樣子呢？為什麼要這樣說呢？就是啊，差一點點，你要是有所執著，就不能開悟了；就這一點點，你要無所執，就會啊，得到自在了，沒有分別了，所以呀，如動非濕。

在這個慚愧林菩薩說這麼一首偈，他說的，他這說的也沒有什麼道理，你聽著，「如色與非色」：那個色，與非色，「此二不為一」：當然這兩個

怎麼可以作一個呢？這個此二不為一這還要說嗎？不說人人都明白，啊，但是他要這麼說。但是不為一，那麼是兩個嗎？也不是的，道理就在這個地方！那麼非一非異，非一非二，二而不二。

「又云」：又說了，「如相與無相」：又說這個相，和無相，有相和無相，有為和無為，「生死及涅槃」：有相，就是生死；無相，就是涅槃；有為，就是生死；無為，就是涅槃。「分別各不同等」：說是這樣說啊，但是要分別起來呀，各有各的道理，沒有法子把這個道理說得完。

你若想明白這個道理，就多看楞嚴經，楞嚴經上啊，那個道理就是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」，啊，這見、聞、覺、知這種種的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這都是啊，周徧法界的。你研究研究那個道理啊，就執著就會少一點。

Door3_019-032 51.華嚴經疏淺釋-第三門-宣化上人

上七八二門，明事理非異；九十二門，明事理非一；故為無為，非一非異。
第四迴向云：於有為界示無為法，而不滅壞有為之相；於無為界示有為法，而不分別無為之性。

「上」：在這個前邊呢，「七八這二門」：說的這個事理無礙這個道理，是說的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事理呀，沒有什麼分別；沒有分別，所以叫

「非異」：不兩樣，事和理是一樣的。那麼為什麼還要說有事，又說有理呢？既然是一個，就說一樣就可以了，為什麼又要立出這兩個名稱呢？這就啊，有個譬喻，譬喻什麼呢？就是說的這個水不異波，波不異水；水，也就是啊，這個波之全；波，也就是這個水的一個表現。雖然有波，有水，但是啊，還是一個，所以叫非異。

那麼「九、十這二門」：第九門，第十門，就說的明白這個「事理啊，非一」：不是一個，那麼事就是事，理就是理；事不能混為理，理不能混為事。所以這個兩個門呢，就說非一，不是一個，不是一個。那麼這個呢，事和理，有的時候啊，不是一樣；那麼有的時候呢，又不能分開。

什麼時候不一樣呢？你有所執著的時候，就不一樣了；什麼時候是一樣呢？你無所執著，就一樣了。故為無為，非一、非異：為，就是有為；無為，就是無為法。什麼叫有為法呢？什麼又是無為法呢？有為，就是有所作為的；就是有造作，有形相，你可以看得見的，這是有為法；就是啊，要有人去造它，它才有這種法。無為法呢，就是啊，無所作為的，沒有造

作的，沒有形相，這就是個理。有為法就是個事，無為法就是個理。

所以呀，說「非一亦非異」：不是一，也不是異。在這個不是一，不是異，也不是一樣，也不是兩樣，啊，那麼妙的地方也就在這！

在這個**大般若經**上啊，須菩提問，說是啊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，那麼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，究竟啊，是有沒有高下？是不是平等？請問世尊！那麼佛呀，就對他說了，說這個你問的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，是一個是兩個？這個有為法，非有為法；無為法，非無為法；有為法也就是無為法，無為法也就是有為法。你離開有為法，就沒有了無為法；離開無為法，也沒有有為法。
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就是說啊，**名稱是兩個，本體是一個**，啊，**甚至於連一個本體也沒有**！這就是啊，講這個有為法，和無為法；有為法，就是有生滅的；無為法，就是沒有生滅的。

所以在這個第四迴向那一品，有這麼幾句經文說的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於有為界示無為法」：在這個有為的這個界，這個世界，有為的這個範圍裏邊，示現呢，這無為的妙法；可是啊，「而不滅壞有為之相」：這個雖然

是無為的法，可是啊，有為這個相還沒有滅壞。就是在這個有為上，就是顯的這無為法，這說的。

「於無為界示有為法」：在這個無為的這個界限裏邊，這個範圍裏邊，來呀，顯示這個有為法；可是啊，「也不分別這個無為之性」：沒有分別；你若一分別，那就不是無為了。這個所以呀，在這個無為的界，示現有為法，也不分別這無為之性。

Door3_020-033

上之十事，同一緣起，故云無礙。約理望事，則有成有壞，有即有離；事望於理，有顯有隱，有一有異，逆順自在，無障無礙，同時頓起深思，令觀明現，以成理事圓融無礙觀也。

「上之十事」：也就是啊，前邊那個十門，這個十門，講這個事理無礙門，理事無礙門，事非理門、理非事門、事即理門、理即事門、講了這麼多，有理把這個事給奪去了，事又把這個理給顯出來。這些個道理，「同一緣起呀」：它們同是由這個緣起而生的。因為由緣起而生，所以就啊，說它是無礙。因為這個緣沒有自性的，啊，有這個因緣，才生出啊，這個事，

又把它明顯的說一說。

「約理望事」：望啊，就是來看一看；由這個理，來研究研究啊，這個問題。「則有成有壞」：那麼這個理呀，是無成無壞；這個事啊，是有的時候成，有的時候又壞了；成的時候就有事了，壞的時候就沒有事了，事就了了，事就沒有了，所以叫壞。這個事成了，這個事壞了。

「有即有離」：即，就是有的時候這個理就是事，有的時候事就是理；有的時候啊，這個理就離開這個事，有的時候事也離開理。那麼這就是啊，圓融無礙，怎麼樣說就怎麼樣有道理，所以才呀，就假設出來這麼多的這個理論，這麼多的道理來。

「事望於理」：前邊呢，這是理望於事；要是用這個事來研究這個理呢，事望於理，以這個事來研究這個理的這種的問題，就「有顯有隱」：因為這個理呀，不能說是成，也不能說是壞，也不能說是即，也不能說是離；所以呀，就說有顯，顯，就是顯露出來；有隱，隱，就是啊，不是沒有，是隱藏起來，是隱起來。「有一有異」：有的時候就說一，有的時候又說異；有的時候又說非一，有的時候說非異，啊，這種的道理。

那麼這樣說，又那樣說，未免呢，就有一個「順」，有個「逆」；有的時候啊，人聽這個道理是聽的很對的，啊，它又變成那樣一個道理來。本來說，喔，事就是事，啊，這對的；理就是理，這對的。啊，他又說事就是理，和以前那個道理不對了，相違背了，但是可是無礙。雖然違背，還是講的通這個道理，沒有礙，所以叫「順逆自在」。

這個自在，怎麼叫自在呢？好像我坐這個地方，雖然沒有一個cushion(坐墊)，但是也很自在的，坐在這個地方，還比呀，在這個監獄裏好的多，這就是自在了。那麼你坐那個地方也覺得不舒服，站著也覺得不舒服，啊，那就不自在了，就是不對，就是啊，不合理了。好像那個在監獄裏頭的人，啊，他怎麼樣也覺得不自在，所以呀，沒有人願意坐監獄的，沒有人願意在監獄裏頭去坐。。

其實怎麼樣啊？在監獄裏頭，你若是坐監獄，在那打坐修行，一樣的嘛！你不麻煩人，也沒有人麻煩你，更可以呀，沒有妄想，入那個監獄定，度納各監獄眾生；他們一看，喔！這個人真是很奇怪！他怎麼一天到晚在這坐著也不動彈？這就順逆自在；在監獄裏你也能入定，那就是順逆自在了；甚至於在廁所，啊，一樣的入定。好像羅睺羅似的，在廁所他一樣入定；廁所本來是很臭的，噢！他不入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了，所以呀，

也不覺得它那個地方是不乾淨，這就是順逆自在了。

「無障無礙」：也沒有一切障，也沒有一切礙了。同時頓起深思：在這個同一的時候，頓然間呢，有這一種深思的觀察力，啊！這妙觀察智；妙觀察智同時頓起。「令觀明現」：令這個妙觀察智啊，很明顯的現出來，以成事理圓融 無礙觀也：以成就啊，這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啊，非一非異，非成非壞，非顯非隱，非即非離，成就這種的無礙圓融，圓融無礙，啊，這種的無礙圓融的妙觀察這種智慧。